

第一輯

牧 鴨 會

趙 曲

廣 告 作



人物：楊金明——二十二岁，鴨业社員。

蔡黑魚——二十六岁，鴨业社員。

陳桂珍——十八岁，女农业社員。

時間：1957年仲春。

地點：湘鄂边境的田野。

幕啓：辽阔的田野，远处山巒初綠，湖靜如鏡。成千的鴨群，在湖水里呷呷地叫，拍打着翅膀。牧鴨人楊金明、蔡黑魚，包头短裝，身背雨傘，手執竹篙，脚穿长靴。他們熟練地划着輕巧的梭船，赶着一群湖鴨。

幕后台唱山歌 山連湖来湖連山，
湖山周围好稻田，
鴨家一座半月棚，
人鴨共宿孤洲边。

楊金明、蔡黑魚赶鴨上。

楊金明（唱）渡过了多少湖来，
越过了多少川。

蔡黑魚（唱）宿过了多少孤洲，
守过了多少田。

楊金明（唱）历过了多少风浪，
受过了多少险。

楊金明
蔡黑魚（合唱）牧鴨人四季不得閑。

喚鴨，鴨群接应声，不一会，鴨群靠坡了，他們順手把鴨船拖在坡上。

楊金明（愉快地）蔡黑魚，真来得快，昨天还在湖南，今天就到了湖北。

蔡黑魚 还没来得一百里路，就到了湖北地界。初来不熟食场，你看把鴨群赶往哪里去好？把柄就握在你楊組长手里。

楊金明 我还不是同你一样，到这里还是新娘子上轎——头一回。昨天，老技术员告诉我，那边有个九十亩围子，是我們看鴨的米鑊子，把鴨群先赶往那里去吧。

蔡黑魚 好。（滑稽地打了一个呼哨）嘘——啊哪！（鴨群的呼应声）鴨元帅有令，鴨兵、鴨将听着，兵发前面九十亩围子，开渡！

楊金明 哈哈！蔡黑魚，你真是个快活鬼。

蔡黑魚 也是你说的，鴨民翻了身，人民政府手里的人还不快活点？

鴨群前进。远处传来女人的歌声：

春季里来暖洋洋，
春耕生产人人忙，
亩田积肥二百担，
千斤丰产有保障。

男女哄笑声。收鴨人被歌声吸引住了。

蔡黑魚 呃！这湖北是不同些，湖边地都安了广播。

楊金明 嘿！这是农业社的妇女在唱积肥歌。

蔡黑魚 哟，南瓜还要子告，蘿卜还要尿告，我还不晓得是妇女唱的？就是她唱得好，我才說是开广播吵。看，是那个穿紅衣、綠褲的妹子唱的不？

幕後歌聲 夏季里來麥兒黃，
割完麥子又插秧。……

楊金明 是那個妹子唱的，唱得好呀！

蔡黑魚 嘿！是比我們這寡婦咳嗽唱得好些。唉，你
老望着她做什么，想她做堂客不？

楊金明 莫扯亂彈囉，鴨跑了，啊稀！

蔡黑魚 哦，我曉得了。（唱）
你的心事我知道！
曾在湖北訂了親，
如今來到湖北境，
想是你就飛向了——

張！叫什麼的？哦！（唱）

陳桂珍。

楊金明 你總愛開玩笑。

蔡黑魚 開玩笑？嘿！你訂親四五年了，從沒來過門，
不是我說破壞話，只怕有些靠不住。

楊金明 （意外地）啊！怎麼？

蔡黑魚 哼，怎麼？（唱）
訂親之時她年紀小，
懵懵懂懂不知情；
如今人長樹大心眼多，
你看鴨佬她未必能稱心！

楊金明 啊！你怎麼還說這號話？（唱）
鴨民現在翻了身，
怎把自己來看輕？
入黨入團搞合作化，

建設國家是主人。

你不要搬起那本旧皇历看新年成囉！

蔡黑魚 当然，人民政府，手掌手背都是肉，对我们鴨民的看法是好；你要曉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农村里有些人，腦筋沒轉变得那样快。就說这个婚姻事，你要是个干部，那个陈桂珍还有心向着你；现在你不該还是拿起篙子看湖鴨子，不怕你是个团员、模范，菩薩虽灵，庙住得不大，还不是空的。

楊金明 这个，年輕人怕沒有这样的思想吧？

蔡黑魚 年輕人？这些年輕的姑娘，哪把我们这些看湖鴨子的放在眼角里！哼，要是我有崽了，餓得舌根子舐灰，都不要他来看湖鴨子。

楊金明 哟，堂客沒討，就講养崽。老蔡，这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坏习气，要是陈桂珍这样看，不說她看不起我，我还不一定娶她。不过，你也要看到，这几年来农村里对我们的看法也好多了，起碼没人喊我們做鴨拐子了不？

蔡黑魚 哼！当着你的面不喊。只有这个，比挖我的祖坟还厉害些。鴨拐子，不知拐了他一些什么家伙！千溝万溝，我們跟农民总是有点搞不来，鴨子走他田里过路身，又是搞坏了田塍了，又是吃了他的家伙。

楊金明 呃！有些事也不能全怪人家。

蔡黑魚 (听不下去) 算了，算了，莫又来給我教訓这教訓那好不？

天空阴云密布，雷声隆隆，大雨将至。

蔡黑魚 怪不得天气这样热，还是有风雨来。

楊金明 实在要下点雨才好，你看这些田，要沒有雨水，怎么好开始春耕？田一不耕过来，我們鴨子就沒得野食吃。

雨由小至大。

蔡黑魚 啊！下起来了。

楊金明 蔡黑魚，把“开花子”抓紧点，莫讓风冲跑了。

楊金明
蔡黑魚 （在风雨中趕着鴨子，合唱）

风急急，雨淋淋，

田野路上少行人。

鴨子手执“开花子”，

风吹雨淋在田塍。

蔡黑魚 （怨天尤地）娘的屁，看鴨的就是这个时刻难熬，暴风急雨，“开花子”都撑不开，衣服也打得透湿，鴨子还要乱跑。（鴨群不听指挥，乱窜）啊稀！你比老子还跑得快些，打死你！（用篙子上面的簰子挖了一锹泥甩过去。）

楊金明 （急忙阻止）莫打伤鴨子了，讓我来赶。（他跳过沟去，终于把鴨群赶回。）

一会儿，风息雨停。

楊金明 这陣雨下得竹篙都立得起，就是時間还短了些。

蔡黑魚 算了，象这样下起来，沒哪个受得住。唉！只有我們看湖鴨子的，日守田坎，夜宿孤洲，別人起风下雨往望里跑，我們还越发往外面奔。（見楊金明不語）呃！这只怕就是九十亩圈子吧？

楊金明 是的，农业社还釘了一块木牌牌咧！

蔡黑魚 （发觉水深，滿腹牢騷）唉，我的楊金明組长，这九

十亩围子水这样深，鴨子怎么捞得食着，真是胡鬧！
楊金明 哟，真的农业社关了这样深的冬水，好，把鴨
群先赶到这边吃一天，再找食场。

蔡黑魚 (埋怨地唱)

只喊丰产搶紅旗，
沒有食场白着急！
要是鴨子“抹了腰”，
賠产哪个賠得起？(不高兴地望着，猛生一計)
这围子里野食一定厚，
就是水深鴨难吃；
要是把水来放干，
就是一块好鴨食。

楊金明 (唱) 农业社关的冬水田，

日車夜蓄不容易。
怎么能把水放干，
你提都不該这样提。

蔡黑魚 我有一个窍门，只是不敢說。

楊金明 那你就說。

蔡黑魚 (想說又止) 算了，算了。

楊金明 (另发现一块食場) 我也有个窍门。(唱)

这边有块大畝田，
慈米扁食藏中間，
要是把它耕过来，
鴨子几天吃不完。

蔡黑魚 (唱) 劳力現在忙修堤，
哪有时间来耕田？

楊金明 (唱) 要是借着牛和犁，

自己也來把田翻。

蔡黑魚 哼！自己耕？要我耕田我還不去當農民了，跑來看鴨做什麼？不說還是替農業社耕田。

楊金明 這耕田雖說是幫助了農業社，也對我們養鴨的有利，現在黨號召我們團結互助嘛！

蔡黑魚 喲！我的個楊金明組長，你老人家頭頭是道，會說理，我蔡黑魚只曉得三担牛屎六筲箕，看起鴨子從沒聽說過這樣的事：幫人家耕田。算了，算了，尾巴長在你的屁股上，隨你擺吧！

楊金明 你看囉，就是這個性子改不掉。你要曉得，過去我們是單家獨戶，一群只有幾十百把只鴨；現在是合作社，一群攏起幾百千把，應該積極想辦法開發點食場。呃，老蔡，單憑老經驗還是不行的。(停了一下) 好，你就在這裡看鴨，我到農業社去商量一下，看他們是不是肯借牛和犁給我們。(下。)

蔡黑魚 嘿，我是老經驗不行，你行，盡吃暗虧。(唱)

楊金明 你这死木墩，

含着粃粃不往肚里吞，

眼前的竈門不去找，

偏要充積極東跑西奔。

你不找點竈門，生產任務怎麼完得成？(偷放水，見有人來，忙下。)

雨過天晴，陳桂珍肩着鋤頭興沖沖地上。

陳桂珍 (唱) 雨過天晴風輕輕，

青山如畫綠茵茵。

柳絲梳頭花洗面，
百鳥鬧林快人心。
天干得了及時雨，
喜坏社員陳桂珍；
住雨來把吉口看，
浪費雨水事不輕。

這場雨下得真好呀，今年一定又是個丰收年成。這里吉口都看完了，那邊還有個九十畝園子，是我們關的冬水田。俗話說，“腊水如糞”，剛才下了雨，怕吉口沖開，我趕緊去看看啊！（唱）

過了一丘又一丘，
前面到了九十畝。（閉幕後鴨群叫聲）
鴨倌呼哨鴨群唱，
我的心事涌心頭。

喲！当真，看湖鴨子的到我們這里來了，听說是湖南來的鴨棚。我陳桂珍在五年前凭大人子作主，把我許給住在湖南的一個遠親楊金明，是個看湖鴨子的。那時我才十三四歲，大人子問我肯不？我又不好意思，把腦亮一低，就說我同意了。到如今社里這些化生子，整天找我開玩笑，這個說我是鴨老板娘子，那個說我是個鴨拐子堂客，連那個鴨拐子的魂魄我都没看見過，不知他是個什么樣子！唉，我陳桂珍在社里，不論生產還是學文化，門門都不落人后，就是這個鴨拐子堂客壓了我的頭呀！（唱）

想那時我年紀輕，
听凭大人許婚姻，

別的人兒都不許，
偏偏許給看鴨人。
楊金明若是好青年，
桂珍才得放寬心；
倘若真是個鴨拐子，
豈不誤了我終身？
越思越想心不定，
且向那看鴨的探個信。

要真是湖南的鴨棚來了，我就探問一下。看那看鴨的站在那裏，讓我来問他一聲。（想問又止，自語）我和他人面不熟，怎么好去問他呢？哦，讓我来打個山歌刺刺他，看他怎么着。（唱）

手拿竹篙十八節，
腳穿一雙百折靴，
圍子一滾，棚子一折，
不知走到哪一國，
嫁人不嫁看鴨客。（害羞。）

蔡黑魚唱上。

蔡黑魚 看那位姑娘，看吉口子都來挖苦我們看鴨的。

唔，這就是先在那裏唱秧歌的姑娘。她來挖苦我，讓我来回她几句。（唱）

鴨家棚子半边月，
看鴨的人兒月宮歌。
討堂客，落了月，
堆起的蛋兒吃不絕，
哪個不想我鴨老爹！

陈桂珍 哟，我倒输给他了。（想）让我来打他一个高腔看看。喂，看湖鸭子的，我要告诉你，莫把鸭屎屑到我们田里了。

蔡黑鱼 啊呀！新开罐的烧酒，好大的冲头！蠢妹子，鸭屎是买都买不到的肥料，只怕你社里没得福气，我的鸭子不肯屑。

陈桂珍 喂！你们鸭棚里的鸭子，喂的是稗子，吃的是稗子，稗子吃到肚里又不化的，屑到我们田里还不是生稗子。

蔡黑鱼 嘿，你这是说的哪国话，我们的鸭子吃的是七十二草籽，三十六螺丝，铁到肚子里都化成水了，你就到鸭屎里找粒稗子我看看。

陈桂珍 喂，稗子化成水了，那我就是不了解实际。呃，你们鸭棚是哪里的？

蔡黑鱼 呃，先就问我们是哪里来的就是，又么子十八节，百折靴，不嫁看鸭客，吃稗子屑稗子，搞上这一大串做什么？告诉你，我们是湖南来的。

陈桂珍 （故意地）喂！湖南的。湖南到我们这里好远哪，不是路隔千里？

蔡黑鱼 哪里，没隔一百里。

陈桂珍 没隔一百里，呃，湖南是在我们的北边吧？

蔡黑鱼 我怕你脑壳上一条口，说天话。湖南、湖南，当然是在你们湖北的南边，怎么搞到北边去了啊！

陈桂珍 你怕我这都不晓得，呃，你是湖南哪里的？

蔡黑鱼 湖南华容的。

陈桂珍 喂！华容的。（稍停）呃，你们看鸭的也有社没

有？

蔡黑魚 嘿！三十斤的邊魚，你把我们側看了。我們鴨民，比你們農業社還走得快些，一步就到了高級化，縣委會派好多幹部來領導，我們還是重點社哩，你怕還象過去。

陳桂珍 唔！我有个亲戚在你們那邊看鴨，不知你認得不？

蔡黑魚 只要是看鴨的，十个認得五双，你只說他姓什麼？

陳桂珍 姓呀？姓，姓楊。

蔡黑魚 姓楊的有好多，叫什麼名字嘛？

陳桂珍 叫，楊金明。

蔡黑魚 (大喜)啊！楊金明囉！你跟他是什麼亲戚？老表，愛……？

陳桂珍 莫亂說，不是我的亲戚哩，是我那邻居的亲戚。

蔡黑魚 邻居的亲戚？你跟他熟不？

陳桂珍 我看都沒看見過。

蔡黑魚 那要你狗咬老鼠，管那号閑事做什麼。不曉得，不曉得，(扫兴地走开，赶鴨)啊稀！

陳桂珍 (不放鬆地跟着他，猛發覺水响聲)啊！這哪裏來的水响哩？

蔡黑魚 (忽然記起自己開了吉口，于是狡猾的用篙子攪着水)是我篙子攪得水响。(无意中又把篙子拿起。)

陳桂珍 怎麼你篙子拿起來水還在响？(到處尋找)哎哟！是那個化生子把我們田里的冬水放掉的？這還要

得！（随即挖泥堵水，唱）

哪个害人精，

偷把吉口开？

蔡黑魚（唱）我牧鴨剛才到，
你总不能把我怪。

陈桂珍（唱）抓了这个人，
給他点厉害！

蔡黑魚（唱）无影又无踪，
你又找誰来？

陈桂珍 怪，平白无故，吉口怎么打开的？

蔡黑魚 莫大惊小怪，是刚才下雨冲开的。

陈桂珍 不！这分明是用鉄鉄挖开的。

蔡黑魚 不管冲开的，挖开的，未必还賴到我的身上
来？

陈桂珍（細看挖吉口的鉄印和蔡黑魚的鐮子一样，知是他挖的）
噢！还是你挖开的呀！

蔡黑魚 咳！（唱）
叫大姐你不要晴天白日說胡話，
你作你的田，我看我的鴨，
一无凭，二无証，
怎么說我把你的吉口挖？

陈桂珍（唱）你这看鴨的別說謊，
这下雨天无人来无人往。
我社社員不会做出这勾当，
这鉄鉄印，与你的鐮子一个样。
你还有什么說，有什么講？

你破坏生产坏心腸!

蔡黑魚 (唱) 这件事你何必大惊小怪,
就算我一时錯誤把你的吉口开,
我也是为了鴨业社,
又不是講的私人发财。
我江上的鳥儿胆子大,
你这毛毛丫头不要給我把帽子戴。

陈桂珍 (唱) 听他的話真叫我气滿胸怀,
你油嘴滑舌真心坏,
既然都是为了社,
就該团结友爱。
你年青人抱本位,
損人利己太不該!

蔡黑魚 呃! 这吉口已經堵住了, 批評也讓你批評了,
还不能收场是怎么的? 你莫当黑耳朵, 一个社这么
大, 分到你面前有好大一点?

陈桂珍 哎! 依你这么說, 公共财产可以誰都不管, 你
这个人真成問題! 我要問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
名字?

蔡黑魚 糟糕! 这下鬧出皮絆来了! (唱)
她要問我的名和姓,
少不得向上去反映。
悔不該把她的吉口挖,
弄得惹火来烧身。

这該怎么办? (稍想) 有了: (唱)
剛才她問楊金明,

与她非故即是亲，
我就冒称这一回，
瞞天过海好脱身。

陈桂珍 (在一旁着急，唱)
到底你叫什么名？
为何在那里紧运神？

蔡黑鱼 (唱) 运什么神来运什么神，
我就叫做楊金明。

陈桂珍 啊！你是楊金明？

蔡黑鱼 不相信是怎么的？

陈桂珍 是个这样的人！

蔡黑鱼 我娘肚子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赶鸭下。)

陈桂珍 (伤感地)唉！(唱)
听他话来好伤心，
楊金明原是这等人。
埋怨父母害了我，
随便与我許终身。
难怪旁人将我笑，
嫁给鴨拐子难做人。
幸喜現在是新社会，
这样的婚事我不应承。

哼！楊金明你来得正好。(稍停)慢点，不要太性急了，世上还有同名共姓的，让我把事情搞的明确。

喂，楊金明你轉来！

蔡黑鱼 什么事？还要找我的皮絆。

陈桂珍 你們那里有几个叫楊金明的？

蔡黑魚 就一个，你問这么清楚，~~不是修請还是招鄉？~~

陈桂珍 (气愤地)莫乱說，我还要問你，这个地方你有什么亲戚？

蔡黑魚 有个岳母娘。怎么？你想搭个信把陈桂珍，要她跟楊金明成亲？

陈桂珍 哼，莫想偏了你的腦壳，陈桂珍瞎了眼睛也不得嫁你这“鴨拐子”！

蔡黑魚 什么，鴨拐子？你学习过沒有？怎么开口就是鴨拐子，再喊我就不客气！

陈桂珍 再喊你也是鴨拐子。

蔡黑魚 呸！鴨拐子？拐了你的什么家伙？拐了你的田？你的地？

陈桂珍 呸！呸！呸！哎哟！今天爬起来早了，碰了这个瘟神鬼。(几乎哭出来，唱)

桂珍心中如火烧，

我的主意早打定，

把他拉到社里去，

当着大家来退亲。

喂！你跟我到社里去。(拉蔡黑魚。)

蔡黑魚 什么？(唱)

蚂蚁子打呵欠好大口气，

我看你說話沒高低，

随便就拉我到你社里去，

我有领导怎服你？

楊金明牽牛背犁上。

陈桂珍 (唱) 既然是来了楊金明，

当着社里有話提。

楊金明 (听后惊疑, 唱)

女同志不要把气生,

有話就請当面提。

陈桂珍 哼! 又来了一个。

楊金明 (对蔡黑魚) 你怎么又跟人家爭起嘴来了?

蔡黑魚 她吃了飯沒事做, 寻到我这里来磨牙。

陈桂珍 你莫青天白日胡說, 你挖了我們的吉口, 放了我們的冬水, 还要东扯西拉, 不跟你講这些那些, 快跟我到社里去。

楊金明 慢点! (急忙跑去看吉口, 怒慚交加) 哼! 这就是你找的窍门! 我看你这是邪門。咳! 你怎么这样自私本位, 损人利己哪? (唱)

挖开吉口放冬水,

破坏生产事不輕。

农业、鴨业都是合作社,

为何抱本位不顧別人?

你看! (唱)

农业社對我們真正好,

借牛借犁还說記工分,

今天你做出这等事,

我都替你难为情。(向陈桂珍道歉, 唱)

轉过身来把礼賠,

女同志不要把气生。

挖掉吉口是大錯,

听凭处理和批評。